

情系供销社三尺柜台

姚小依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供销社合作社,曾经是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单位。

1983年,为了照顾妻子和女儿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我即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到本地供销社单位工作。

当年我所在的菖蒲供销社同丰门市部,营业场所是同丰村生产队的一幢仓库,有员工四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有趣的是,论年龄我是他们的兄长,论资格我初来乍到,充其量还是他们的徒弟而已。门市部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就搭伙在附近一农户家里,每日交一斤粮票和五角钱的伙食费。

依稀记得上班的首月,我就碰上一件闹心的事:月底盘点汇总核帐时,发现短款二百多元,这下可把大家急坏了,门市部负责人忙招呼大家再次核对复查,一直忙乱到深夜二点多,仍未查出短款原因。门市部负责人认为我是个新手,或许差错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又招呼所有人突击复盘仓库存货,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疑点,无奈中只得如实把帐做了上报。那时候柜组上若出现短款,会被视为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件,轻者扣除当事人当月奖金,还必须写出书面检查,性质稍严重些会按贪污行为论处。事后供销社对这次短款事件作了处理,除当事人填补短款外,还扣罚当事人的当月奖金,侥幸的是,单位里念我是个新手未作任何处罚。三个月后,社里作了人事调整,由我出任门市部负责人,两位同事调乡供销社所在地。这时候的我在业务方面已基本娴熟,通过我反复检查核对之前的帐务出入,终于找到了疑点:原来有一笔二百八十元自行进货的纽扣,做费用支付时,

漏做商品入库验收单,相抵之下还长款五十余元。查明了短款事实,两位同事高兴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多亏你帮我们洗清了这一污点,谢谢!”

八十年代初,供销社还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供应的交接点上,所有的门市部墙上都书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醒目大字。一些紧俏物资,例棉布、棉花、肥皂、白糖、香烟等,还实行凭票证供应,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乡镇供销社一年如能分配给一、二辆,算是烧了高香。化肥农药和柴油的供应,须凭上级有关部门红头文件分配给各辖地乡镇,由乡分管农业领导按各村的田地亩数,根据分配数量发放票证,凭票证到供销社购买。

在供销社垄断农村市场的岁月里,群众最认可的还是供销社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一个服务员服务态度的好坏,可以说在群众心目中就是一杆称,能称出你的人生价值观来。营业员在做好紧俏物资供应的同时,要说难度最大的,还是那些凭票供应的化肥和农药,因分配到手的尿素、复合肥,田地少的农户也只有二、三斤,农药也只有二、三两。如何做好化肥、农药的拆零供应,我深有体会,在闷热的天气里打开贮藏农药化肥仓库,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袭来,特别是在露天氨水池里放氨水时,有时被呛上一口,刺心撩肺,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年关供应,是营业员在三尺柜台上最繁忙的季节,那时候商品出售不比现在都是精制包装好现买的。春节期间供应的糕点,诸如兰花根、榧子糖、开口笑之类,用的是麻袋包装,统一从县食品厂采购,酒、酱油类都是坛装。打酒、打酱油用的是一两、二两、半斤提,临年关时,到

供销社来打酒、打酱油的人络绎不绝,营业员手里拿着个酒提、酱油提,不断在酒坛、酱油坛里七上八下忙得团团转。一天的忙碌,致使整条胳膊酸疼的难受,为了不误第二天的供应,晚上还得加班加点包糕点,糕点是用草纸包成八角包,贴上一条吉利红纸,每晚至小要包装好一二百包糕点,经常要熬到深夜一、二点钟才打烊。

记得当年我在同丰门市部三尺柜台任营业员时,除了做好上述的日常工作外,我们还经常在农村农忙季节组织人员送货到田间地头和一些偏僻山区,帮助一些困难农户做些份内的帮扶。发展商品基地时,也常和县公司技术人员一起下村蹲点指导。“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们营业员的辛勤付出却换来群众的信任和尊重,逢年过节把我们当亲人一样对待,常热情相邀去他们家做客,特别是到了宰年猪时,农户到门市部争邀我们去吃年猪饭的场面令人感动。我终生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1984年菖蒲乡推荐县代表候选人时,我所在门市部辖下的三个村一致要推荐我任县代表候选人,虽说因受名额限制未被任选,我内心却感觉到热乎乎的,心想如踏踏实实做好三尺柜台上的本职工作,同样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至于我后来的人党、评上县政府先进工作者,这一切都和当时群众对我的信任有着密不可分的潜在因素……

当年我在供销社三尺柜台任营业员虽然不到三年,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任命我当了供销社主任,然这短暂三尺柜台的营业生涯,那点点滴滴的缩影,始终在我的脑海间萦迴,记忆犹新,随着岁月时光流逝,情有所念,心有所系,成为我人生轨迹中一缕难以抹去的缱绻情怀。

熊口脱险记

张卫忠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与动物搏击的故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当事人交流了好几次。故事的主人公姓程,按照辈分我得叫他哥。为了保护其隐私,称其为程哥就是。

那是1977年冬日里的一天,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这天天气晴朗,程哥想多砍点柴备用,就提前吃过中饭,一个人手提扁担腰别弯刀,前往离村庄约5里外一处叫叶坑岭的地方。

叶坑岭是一大片山的总称,在我们村与另外一个自然村的交界处,那里群山连绵、树木繁茂,生长着大量的竹笋、果实、药材等山货,居住在周边的山里人经常去那一带山上砍柴、采药。

程哥从小就经常在这一带砍柴。这天他沿着蜿蜒的山路到了目的地,看见小山坡上有一处细柴长势特别茂盛,便走进树丛里抡起刀砍起柴来。

不料柴火没砍几根,那树丛中突然跳出一个黑乎乎的家伙扑向他,程哥猝不及防便倒在

了那树丛之下,等他反应过来定睛一看,只见一只全身长着黑色毛发的庞然大物正张着大嘴准备撕咬他。在那一瞬间,程哥意识到今天遇到黑熊了。这位山里长大的24岁小伙子深知人是跑不过黑熊的。在那危急时候,求生的欲望激发了人最大的潜力,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果敢地迎着黑熊用刀搏击,黑熊受到击打也开始猛烈地反击。人与熊就在攻击和躲避中小心周旋着。

在一次攻击时,黑熊将程哥扑倒在地,撕咬着他的大腿根部。顷刻间他只觉得大腿剧烈疼痛,而这时黑熊的头部也近在咫尺。程哥听人说过熊的软肋是鼻梁,于是抓住机会用刀背猛击黑熊的鼻梁。黑熊的头部挂了彩,松开了嘴走向了离他有十几米的山上坐着。程哥也不敢松懈,手拿弯刀全神贯注注视着黑熊,防备它再次攻击。就这样双方坐着对峙近半个小时,也许黑熊觉得这个难缠的对手已经远离巢穴对其不构成威胁了,也许是忌惮程哥手中挥舞的弯刀,

它居然悻悻地走了。

望着渐渐离去的黑熊,程哥紧绷的神经一下放松下来。此时他精疲力尽,全身血迹斑斑,他忍着剧痛撕下裤子将受伤的腿包扎好,然后放开嗓子呼唤救命。不久后,他的声音被上山砍柴的一对父子听到,他获救了。万幸的是,除了大腿被咬了个口子,身上有几处被熊爪抓破外,他没受重伤。经当地卫生院包扎处理,两周以后他又能下地干活了。

第二天公社和村里出动了许多民兵,拿着武器前往出事地追击。黑熊的踪影没再见到,但是人与熊一路厮打的痕迹还在,那一段的树木都被压平了,可以想象当时程哥手拿弯刀独自与黑熊周旋、厮打的场面多激烈。

我从小就很崇拜武松,在武松打虎的故事里,武松上景阳冈前喝了十八碗酒,到了山上先用哨棒后用拳头才制服了猛虎。程哥就类似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的武松,用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得以熊口脱险,也是个响当当的英雄!

老家的年味

胡法泰

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户户燃放爆竹;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平安无事。初一,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过年,是我们最隆重的节日。

味

味道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物质所具有的能使舌头得到某种味觉的特性。”或者是“物质所具有的使能使鼻子得到某种嗅觉的特性。”

说白了,味道在于儿童,就是有吃,有喝,有玩。家长心中的味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有余粮、有分红、岁岁平安。

味道是祥和。写对联、贴对联。家长买来红纸,请村里墨水喝的最多的老先生写。贴的时候,如何辨别上下联?老先生说,最后一个字为翘舌音、去声的是“上联”、最后一个字是平声、或上声是“下联”。不可搞错。年味是煮羹、做米粿、去祠堂观看村民自编自演地方戏。点上汽灯,锣鼓敲起来,台上台下,热热闹闹,欢声笑语。

味道是文化。家长用红纸,包上压岁钱,送给孩子,表达最真挚的祝福。年饭后,要祭拜祖宗。正堂悬挂列祖列宗的纸质画像,下方画桌上摆好贡品。点烛焚香,烟气袅袅,族长率众,依序叩拜。在肃穆气氛中,家风族风,潜移默化。

味道是岁月。闻,有四季风雨的气息;尝,是妈妈的味道;品,是亲情凝结;思,是先人精神和后辈子孙心灵的神会。

味道的内涵,在时间的进程中,增增减减。就文化生活而言,当今起点高且丰富。央视春晚、地方春晚,剧目纷呈,丰富多彩。视频,微信,电视、电脑、手机阅读,应有尽有。

所有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食

过了冬至,过年的话题渐渐升温,最后却是热烈。无论是村坊弄堂,还是田间地头;仿佛吐出的每一个语音,都带有年的味道。哪一天杀年猪,哪一天炒冻米糖,哪一天炸油豆腐,哪一天包粽子。写对联需买几张红纸?打几瓶白酒?一切都在笑谈中筹划。

到了除夕,煮妇早早起来,升火点柴灶。先煮一大锅米羹,烧好一大块米粉苕。包粿、炖鸡、炖鸭、烧肉、烧鱼,一样接一样。锅里蒸汽氤氲;柴灶膛火炽烈,人们喜气洋洋。

下午过后,米粿包好了。炖的、炒的、煮的、蒸的、炊的、炸的;都收拾齐整。碗筷、酒水、饮料,准备就绪。煮妇也从灶间走出,解下围裙入座。鞭炮应声而起,窜过瓦沿,冲上天空,“叭叭”发出炸响,纸屑片片飘落。整个村子,此起彼落,响成一片;渐渐稠密,又渐渐稀疏。放完鞭炮,合上大门,依序而坐,尊老爱幼,尽情享受辛勤劳作而来的美味。

衣

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一年中,能更新一两次衣服,算是很幸福的事了。卖掉养了一年的肥猪;找出存放许久的布票,扯上布;请一回裁缝。家长心中,自己缝缝补补没有关系,不能苦了孩子。女孩子就爱相互打听,妈妈买了什么样的花布?

年初一,小孩身着新衣,脚穿千层底新鞋,汇聚村道,简直是服装展示会。年轻媳妇,伸手摸摸这个的面料,看看款式,拽拽那个的衣服。蹲下身捏捏鞋头,是否合脚;然后,叽叽喳喳,一番评头论足,笑个不停,她们是在借机学习。一件得体的新衣,给年增添喜庆。孩子们虽然小,能从大人的言谈和眼神里,读出开心和心态。

别的可以省,新衣却一定要努力。不管怎样努力,还是有人穿不上。那些孩子多、吃口重的家长;他们把衣服洗干净,晒干叠好;如有褶皱,用米汤水浆一浆。经过这样的拾掇,虽是旧衣,也能穿出自身的光彩。

玩

爸爸买回什么样的鞭炮?男孩关心。向同伴比比划划地描述、炫耀:去年买的鞭炮很响、窜的很高。其实,那时鞭炮品种有限;无非就是一大一小。我们那里大的称‘火炮’,小的称‘百子炮’。放百子炮,常常舍不得把成挂的一次性燃放,而是耐心拆解,一个一个玩。有的鞭炮引线掉了,也舍不得扔掉,也要折断了放‘烟花’。意犹未尽时,会去纸屑里,寻找漏网之“炮”。于是,村道小弄,响声不绝,笑声不断。

年味,时间的味道;乡土的味道,一方水土培育的文化。